

红学
新批评
文丛

红楼梦哲学精神

梅新林 著





红楼梦哲学精神

——梅新林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哲学精神 / 梅新林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0
(红学新批评文丛)
ISBN 978-7-5617-5417-7
I. 红… II. 梅…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81077号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Shanghai VI Horae Publishers, Inc.

创始人 倪为国

特约编辑 / 欧雪勤

封面设计 / 魏宇刚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
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红学新批评文丛

红楼梦哲学精神

梅新林 著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房 莹
责任制作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3.75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5417-7/B·324
定 价	3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总 序

公元2006年12月7日,正值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莅临之日,我们三位有志于红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梅新林、赖振寅、孙伟科因约相聚于浙江师范大学,尽管已是隆冬时节,尽管窗外阴雨绵绵,却丝毫没有影响室内的暖意与谈兴。面对近来频频曝光于媒体的种种“红楼秀”——从刘心武的红楼揭秘,到重拍《红楼梦》电视剧的纷争,再到红楼选秀的火爆,此中的热闹与喧哗,正仿佛于当下全球日益变暖的气候,屡创新高,却与红学研究本身的相对沉寂形成鲜明对比与强烈反差。对此,三人固然难免有一番苦涩的感慨,但同时也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学者的一份责任:我们应该为所当为,适时发出自己宏亮的声音,由是终于促成了《红学新批评文丛》(以下简称《文丛》)创意的实施,希望以此广纳红学新生代的精粹成果,推动红学的健康发展,并为导正《红楼梦》的传播与普及提供厚实的学术支持。

所谓“红学新批评”，并非简单借用西方新批评派理论展开红学研究之意，而是标示着一种重在文本研究的新的学术宗旨、追求与取向，概而言之，即是三“还”、三“重”、三“新”的贯通、推进与超越。

三“还”——意指“还”红楼于作者、“还”红楼于文本、“还”红楼于读者的相互贯通。

18世纪后半叶《红楼梦》的横空出世，立即引发了巨大的文学冲击波，同时也留下了诸多的学术悬案和谜团。以胡适《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新红学的重要贡献，即在于首次通过学术考证，确认了曹雪芹的著作权，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自传说”。就上文所言三“还”而论，此即“还”《红楼梦》于作者。此后，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等集成之作，皆承其脉而扬其波，有人统以“曹学”、“外学”称之。然而，无论是基于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之说，还是参照西方批评家有关“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个世界的划分，严谨的作者研究向来都是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实有裨于文本研究而不是相反，可见新红学之“还”《红楼梦》于作者以及此后的作者研究，自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

“还”《红楼梦》于文本之主旨，即将红学研究重心回归于《红楼梦》文学世界本身的研究。历史地看，红学界有关回归文本研究的呼声渐兴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当然，并不是说在此之前没有文本研究，但在20世纪上、中、下叶分别以考据学、社会学与文化学之红学研究占主流地位的背景下，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压抑而处于边缘状态，所以在90年代之后，才有回归文本研究矫枉之声的兴起。回归文本研究，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一是从非文本的外部研究回归于文本的内部研究；二

是从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割裂状态回归于一百二十回本的整体研究;三是从对文本研究的笼统定性回归于对文本内在结构的具体析解。^① 所以,“还”《红楼梦》于文本,正与回归文本研究之论相通相承,是对长期以来红学研究重心的根本调整。

同样,对于《红楼梦》读者接受研究的关注也始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是对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输入我国的滞后反应,至今尚未结出丰硕的果实。德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认为,“文学作品只有通过读者与文本的结合才能实现,读者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产生,读者是文学作品的共同创作者——只是他创作的那部分没有写出,隐含在文本之内。每一个读者都填补作品中未写出的部分,都以自己的方式填补文本的空白或不确定的地方。通过阅读,读者找出作品未明确表达的部分;而读者所发现的,则是作品文本的意图。”^②由此可见,“还”于文本与“还”于读者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彼此的同时失落之现状,即意味着同步并兴之重要。相比之下,“还”于读者的缺失更为严重,应更予重视。

从文学作品的创作与传播过程来看,文学可以说是作者与读者间的一种交流,而交流的中介即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本,在文本中同时存在“隐含的作者”与“隐含的读者”,因而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之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三“还”的宗旨与意义即在于:一是首先重新确立文本研究的轴心地位;二是实现三者之间的相互贯通;三是追求彼此各自研究的创新。

① 参见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本书第1—3页。

② 王逢振等编译:《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三“重”——意指重估红学历史、重释红楼意义、重建文本世界的依次推进。

自从《红楼梦》于18世纪中叶问世以来,这部旷世奇书以及成为显学的《红楼梦》研究,便一同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精神财富:一方面是《红楼梦》的广为流行及其盛久不衰的独特魅力刺激了红学的兴起和发展,并造就了红学作为显学之盛世;另一方面则是《红楼梦》研究的日益深入,不断丰富了《红楼梦》的精神内涵以及世人对它的认识,彼此相互推波助澜,在两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演绎得如此轰轰烈烈,不能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①在此,《红楼梦》研究与红学史研究作为红学的两翼,彼此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红楼梦》研究的所有成果是红学史研究得以成立与展开的基础,而红学史研究则具有反思过去、启思未来的功能与意义,可以为《红楼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迪。

历史是一种财富,一种智慧,一种启示,未来红学研究的突破方向,应首先从重估与反思红学历史开始。如果把与曹雪芹同时代的脂砚斋的评点视为发端的话,那么红学发展至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但其逐步演变成为显学并向现代学术转型,则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期间,因考据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分别在20世纪上、中、下叶居于主流地位而成果最著,此中得乎?失乎?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其对《红楼梦》文本研究的弱化与损害却是不言而喻的。

站在今天的学术制高点上,尤其需要对20世纪初现代红学

① 参见张庆善、梅新林:《让历史启思未来——关于〈红学通史〉编纂的构想与思考》,《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3期。

的产生以及新红学的形成作一番新的审视,当我们在充分肯定胡适与俞平伯的历史地位的同时,实不该忽略王国维的先锋作用。与此同时,在胡、俞之间,彼此的研究路向也有一个由同而异的变化。概而言之,由王、胡、俞三人分别开启了三大学脉:一是以王国维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为代表的跨文化背景下的哲学研究;二是以胡适发表于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考据学研究;三是以俞平伯发表于1922年的《红楼梦辨》为代表的从考据学转向文学本身的研究。饶有趣味的是,尽管后来胡适屡遭批判,但其考证之学则在红学研究中延绵不绝,成果丰硕,而由王、俞开创的两大学脉却衰而不振,缺乏强有力的嗣响,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红学研究的重大缺憾。在此,我们不妨重温一下俞平伯于1980年5月26日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国际红学研讨会书:

《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有创造性,但也有唯心的偏向,又有时间上的局限。至若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红楼梦》行世以来,说者纷纷,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①

俞平伯作为新红学的代表人物,在其晚年特别强调红学于文、哲两方面研究的缺失以及今后的重点突破方向,且将哲学研

① 《旧时月色》,载《文学批评》1986年第2期,收录于《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5页。

究追溯至王国维,实乃有感而发,此亦间接印证了由王国维及俞平伯所开启的两大学脉的断裂与式微。

重估红学历史之得失,目的是为《红楼梦》的意义重释确立一个新的学术起点,而我们所倡导的“红学新批评”,首先是要在学脉上与20世纪的新红学尤其是与由王国维、俞平伯开创的文、哲两大学脉相衔接,然后由断而续,由微而宏,由分而合。具体而言,一方面是上承俞平伯《红楼梦辨》之学脉,在推进《红楼梦》的文学本身研究中重新确立文本研究的轴心地位;另一方面是上承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之学脉,在强化《红楼梦》哲学阐释与研究中使红学不断走向深入。两者之间,既需要各自独立的学术创新,同时又需要两者互动之中的整体的学术创新。鉴于《红楼梦》本身所臻于的形而下的生动性与形而上的深刻性的完美统一的鲜明特征,我们相信,离开文本的哲学阐释,就会成为缺失文学性的空泛阐释;而离开哲学的文本阐释,更会成为缺失超越性的平庸阐释。只有两者的合而为一,才能契合《红楼梦》的本质特点,彼此的关系可以扼要归纳为:回归文本而又超越文本。所谓“超越”,即是具有哲学思辨的深度超越。

三“重”中的最后一“重”是文本重构,即经过意义重释而重构一个新的文本世界。由于意义重释的无限性与个体性,经过不断重构的文本世界既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也不能期望会达成一致的共识,但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从丹纳《艺术哲学》关于不同个体解读者的片面性与不同时代解读者的变异性,可以通过不同个体解读者与不同时代解读者的总和得以纠正、得以补偿的论述中深受启示与鼓舞,而且,根据接受美学的理论,在文本中即隐含着读者,读者与作者都是文本的创作者,读者可以不断填补原有文本的空白,发现文本的潜在意义。

由于读者与作者的共同作用,才使文本的意义不断有新

的开拓,新的发现,然后不断重建为新的文本世界。学者的使命与责任,就是如何更好地将作者原有的文本世界与读者重建的新的文本世界贯通起来,并为其提供学理上的论证与支撑。

三“新”——意指红学界新生代、新探索、新建树的代际超越。

就当今红学界的研究队伍的代际关系而言,大体可以分为四代人:第一代就学于民国时代,年龄都在七八十岁之间及以上,是目前红学界辈份最高的一代,曾长期主持红学界的主流学术研究,功力浓厚,成果卓著。第二代就学于文革之前,年龄多在五六十年之间,功力尚厚,成果较丰,但因受文革动乱与闭关锁国政策影响,又夹在老一辈与新生代之间,在总体成就上大有所限。第三代就学于文革之后,年龄多在三四十岁之间,在学术根底上有先天不足,无法与第一代甚至第二代相比,但受改革开放时代之惠,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在学术敏锐性与创新性方面有其独特优势。第四代为目前就学于各大学的硕博士,年龄多在三十岁以下,其受教育程度以及学术环境、资源与训练等方面显然都要优于第三代,但在学术积累上尚须时日,可以说是正在成长之中的一代。

由以上四代划分观之,我们这里所说的“新生代”有广狭之分:狭义的“新生代”仅指第三代,是当今红学研究的主体力量;广义的“新生代”也包括第四代在内,而且,从代际兴替而言,在不久的将来,第四代就会取代第三代成长为新的学术主体力量。基于以上考量,被选入《文丛》中的学者也同样包括了第三、第四两代在内,以第三代为主,同时重点关注第四代中的后起之秀。

当然,代际兴替本是一种自然规律,而代际属性也仅是一个

主体条件。对于“新生代”——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新生代”而言,最为关键的是其学术竞争力与贡献率,这是衡量新生代红学成就与地位的根本标尺。面对二百多年来红学的风雨沧桑、成就与教训,红学界新生代应该首先通过历史总结与反思,从中吸取有益的借鉴与启示,然后通过不断的新探索,而作出自己独特的新建树。关于红学新探索,不外乎以下两种取向:一是另辟新径;二是旧题新解。前者可谓“雪中送炭”,后者则是“锦上添花”。但在通常的情况下,两者往往相互交织,难分彼此。试举一例,曹家自曹雪芹曾祖父曹玺于康熙二年(1663)就任江宁织造后,即迁居南京,而曹雪芹本人则在金陵度过一段童年时代后离开南京迁居北京。以此对照《红楼梦》,除了《金陵十二钗》为《红楼梦》另行命名外,全书还共有42处出现金陵、南京等。分而观之,这些皆已通过一些学者的文献梳理与考证而加以确认,并无特别的创新之处,且彼此之间似无明显的内在逻辑关联。但合而观之,由作者童年的金陵经历推绎红楼文本,又由红楼文本审视“隐含作者”,可以从中发现有一个始终贯通于《红楼梦》文本与作者之间并被不断幻化、圣化、诗化的“金陵情结”。^①若进而对其内蕴涵包括创作心理、叙事模式、文化意义等进行一番系统的辨析,便可为读者重建一个新的《红楼梦》的文本世界,并使读者对《红楼梦》文本世界的内蕴涵别有一番新的体悟与理解。可以说,其中同时包含了“旧题新解”与“另辟新径”两个方面,只有彼此的融会贯通,方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量变而质变,翻开一个新的天地。

学术发展是一个不断累积、不断创新、不断超越的过程,红学新探索——无论是“旧题新解”还是“另辟新径”,衡量其价值

① 参见梅新林:《红楼梦的“金陵情结”》,《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4期。

高下的标准,即在于是否有学术创新,这种学术创新不是表现在某一个体的某一论著,或某一论题的某一观点之中,而是累积为新生代群体性的系列成果,集成于新生代群体性的学术建树,并以此划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红学新时代。

总之,代际兴替就如同一场“学术接力”赛,新生代的属性只是一种身份确认的主体条件,就相当于领到了可以进入赛场竞赛的入场券,最为关键的是在赛场上的具体表现——能否以更佳成绩超越前人,从而在群体意义上最终实现代际之间的超越?

由三“还”而三“重”而三“新”,代表了《文丛》的核心理念,也大致确立了《文丛》的入选标准。而在编辑体例上,《文丛》主张不拘一格,灵活自由,尤其欢迎重在文本而富有创见的专题研究。衷心希望能得到红学界新生代的热忱支持,不吝赐稿;也热切期待着老一代红学家的热忱扶持,不吝指教。

《文丛》从创意到出版,一直得到上海六点文化传播公司总编辑倪为国先生的鼎力相助,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愿《文丛》能为新生代红学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学术创新平台,拓开一片新的学人成长空间,乃至成为新生代红学家的摇篮,在红学发展史上留下精彩的一页。

最后,有感于《红楼梦》阅读者及改编者对文本理解深浅得失之异同,兹引录梅新林教授新近所作《红楼曲》于扉页,以另一种方式传达我们对红楼文本意涵的真切感悟,亦可为《文丛》增添些许诗意和韵味。冀有乐界同好配之以曲,或许能演绎为一首新行的《红楼梦》主题歌。

主编

2007 年元旦

序

倪为国

自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以来,红学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可谓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它不仅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显学,而且开启了中国现代学术之盛世。

检讨这百余年的红学研究,有一个问题令人深思:即长期以来红学研究忽视、冷落作为小说的《红楼梦》文本的研究。一位红学家曾经叹道:百年来的红学研究,其盛衰似乎与社会的变端有一定的关系。凡是“红楼”走红,全社会大谈“红楼”,红运上升,红潮汹涌的时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吉大利的事,常常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此时却未必甚佳。^① 这话点出了一个事实:红学

^① 刘梦溪《红学与百年中国》一文。

研究曾经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但却在其研究发展过程,逐渐游离作为小说的《红楼梦》文本,更多的关注历史、政治、版本等,丧失了现代学术应有的品质。这种学风有愈演愈烈之势。

对于红学研究,我是一个门外汉。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红楼梦哲学精神》一书,红学界会自有评说。我想说的是:作者的研究,具有现代学术的品质,这种品质在当今红学研究中是不多见的。作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解读了《红楼梦》这个文本,提出了《红楼梦》本然结构源于远古的原型神话,即石头从神界出发,在俗界变形贾(假)宝玉,然后又回归于神界之石头,构成了“出发—变形—回归”的生命循环三部曲。作者由此追本溯源,考察了《红楼梦》所复合的特有的神话原型结构——这一生命循环的三部曲是由源远流长的“思凡、悟道、游仙”三重模式复合而成的,进而开启了《红楼梦》所蕴含的三大主题:I. 贵族家庭的挽歌;II. 尘世人生的挽歌;III. 生命之美的挽歌。作者从华夏远古文化“入”,从中国文化精神“出”,通过疏解《红楼梦》这个文本,达到重构的独特解读。全书令人耳目一新。这个“新”,较之红学界长期以来纠缠于“公案”、“死结”以及企盼“新材料”的发现和考据,似乎更有意义,更有“前途”——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红学研究,还会继续下去。

对《红楼梦》的解读,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人,自然会有不同的评说——当下任何一种提问和解答,都试图追问《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意义”所在,更反映了今日国朝学人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变迁。如何使我国的红学研究具有现代学术品质,这是包括我这样的红学门外汉所期望的,梅新林先生的著作开了一个好头,相信会引起红学界的关注。

于是,我写下这些红学之外的文字,是为序。

于上海

目 录

序 /1

导 论 /1

第一章 《石头记》：石头神话的重述 /12

一、石头神话的原型重构 /13

二、母体：女娲、仙姑与其俗界变形 /24

三、主体：石、木与其俗界变形 /32

四、中介 I：一僧一道 /38

五、中介 II：一甄一贾 /47

六、三重复合模式及其哲学意蕴 /60

第二章 思凡模式与儒家世俗哲学 /64

一、思凡模式探源 /65

- 二、红尘的诱惑与冲突 /77
- 三、从富贵场退入温柔乡 /78
- 四、补天意识：移位与补偿 /84
- 五、与儒家世俗哲学之分合 /93

第三章 悟道模式与佛道宗教哲学 /104

- 一、悟道模式探源 /105
- 二、人生的迷误与幻灭 /112
- 三、以假归真的必由之路 /118
- 四、禅机谶语：点化与了悟(上) /129
- 五、禅机谶语：点化与了悟(下) /140
- 六、与佛道宗教哲学之分合 /156

第四章 游仙模式与道家生命哲学 /170

- 一、游仙模式探源 /177
- 二、生命的渴求与哀挽 /183
- 三、母体复归的双重取向 /196
- 四、处女崇拜：净化与超越(上) /212
- 五、处女崇拜：净化与超越(下) /230
- 六、与道家生命哲学之分合 /244

第五章 复合原理与《周易》阴阳哲学 /269

- 一、三重模式的阴阳复合原理 /270
- 二、原理 I：阴阳对位 /278
- 三、原理 II：阴阳变易 /285
- 四、原理 III：阴阳还原 /297
- 五、原理 IV：阴阳悖论 /308

六、与《周易》阴阳哲学之分合 /327

第六章 永恒之谜：多重主题与终极指归 /349

一、模式、哲理与主题的相互对应 /350

二、主题 I：贵族家庭的挽歌 /363

三、主题 II：尘世人生的挽歌 /373

四、主题 III：生命之美的挽歌 /381

五、多重主题的生成转换与终极指归 /394

六、在与世界和未来的对话中 /405

后记一 /421

后记二 /423